

今日论语

由文强伏法想到的

■ 沧海

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,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于7月7日被执行死刑,文强案终于尘埃落定。当天,在重庆市,有市民拉出“文强死百姓欢重庆安”的横幅,市民放起鞭炮以示庆祝。在华龙网“两江社区”,有网友发帖称:曾经在政法部门身居要职的文强,其不作为、乱作为,颠倒黑白、为非作歹的行径,实际上已经害死了很多人,文强今天的下场罪有应得。

然而,对于瑞城的市民来说,文强似乎离我们有点遥远,与我们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,大家只是看待一件案件,甚至带有一点猎奇的目光。但我们不能完全肯定,我

们所处的天空就是纯净的。

在经济高速发展、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,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干部,抱着侥幸的心理,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摆脱法律的樊篱。文强案再次告诫人们,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、“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”,那些处在“边缘地带”的党员干部,相信会有一部分能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而悬崖勒马的。

文强从小吏到大官,从小贪到大腐,他的“渐进过程”和“堕落轨迹”,很值得我们思索。中国有句俗语: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任何贪官或者走上犯罪道路的干部,起初的小贪小摸,无非是一点

小礼品,一点小回扣。但随着职位的步步高升、权力的日益膨胀、监管的严重缺失,那贪欲也就变得无法自拔了。今天,祸害百姓、罪大恶极的文强被处死了,但不等于说我们党员干部中的“害群之马”已全部被清除,也不等于说今后党员干部就不会再出现“文强”式的人物。只是我们希望,这样的人能少一点,再少一点。

文强的腐败堕落是在以不争的事实警醒着世人,无论官多大权多大,凡是走向人民大众的对立面,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而不惜牺牲国家和群众利益的人,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
平心而论

无奈的“有偿家教”

■ 思忆

暑假悄然而至,可不觉间,暑假变成了学生的第三个学期。

不是么?假期刚开始,舞蹈班、象棋班、游泳班,名目繁多。就算有些学生没有跟风进辅导班,但依然有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到了任课老师那里,让老师对学生的文化课来个“恶补”。

培训或者补习,少不了要给些补习费的。不管家长自愿给,还是老师被给,总体来说,这些“服务”是有偿的。虽然学校会一直强调,在校教师“有偿家教”是一条触碰不得的高压线。然而,“有偿家教”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。

其实我们都知道“有偿家教”有些不合理,从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来看,也不应该有什么“有偿家教”,但是什么原因能让“有偿家教”始终存在呢?这一方面,是因为有了应试教育的指挥棒,为了提

高孩子的学习成绩,家长不得不选择家教。另一方面,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性来看,教师中也存在“庸医”与“名医”之分,不少家长持着“与其让庸医害人,不如让名医走穴”的观点,争相着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教育,有目的性选择名优教师。

在这种情况下,理所当然地催生出了“有偿家教”。在为孩子的学习和报补习班方面,家长的需求是“没有最好、只有更好,没有最多、只有更多”,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喊停“有偿家教”,怕是有些“底气不足”了。

浙江去年就出台了禁止“有偿家教”的条例,但是这些条文即使能禁止教师,能禁止得了社会教育机构吗?即使能禁止老师,但能禁止家长的意愿、学生的需求吗?倘与考试、升学相关的教育制度不改



变,要想喊停“有偿家教”,这恐怕有些难度。

有话直说

村违章建筑,只建不拆?

■ 林良爽

市区某村未经任何部门批准,在瑞湖路上擅自搭建店面,媒体曾曝光过,该村支书也答应马上停工。近日,一媒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,发现违章建筑非但没有停止,反而继续建设,现正打算对外出租。

无独有偶,市区另一村在人行道路搭建店面用来出租。媒体采访时,该村支书说“这里是村道路,不属于市区街道”,违章建筑至今未拆。

村组织带头违章搞建设的事在我市可能不只一两起,我市打击“两违”活动还在不断深入,为什么这样的事还出现?

经济利益的诱惑驱使。土地紧张,房价不断攀升,市区店面,租金不断上升。因为违法占地、违章建筑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,所以一

些村就不管违章不违章,搞起来再说。

法律意识的淡薄。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,认为村里搞建设是自己村的事,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,村民的违法用地、违章建设,不管不问,甚至默许同意。这是违法用地、违章建设猖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,也是“两违”工作推进难度大的原因。

主管部门监管、执法无力。一些违法、违章建筑到后来不了了之;有些有处理,却只是搞搞形式;后续工作没有跟上去,到最后还是让违法、违章得逞。

村组织权力的膨胀。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,村级组织的地位、经济都在不断提升,特别是城郊的村。钱有了,谁也不怕,不把上级政府、组织放在眼里。一些执法部门不敢得罪

他们,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手就软,村组织权力无限膨胀缺乏约束,是最深层次的原因。

让村级组织成为知法、守法、执法的带头人,这样才能使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在基层得到落实。上级政府要指导村级组织工作,特别要做好监管,用好村组织的权力。

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,凡是违法、违章的要坚决打击、处理,要敢于碰硬,不要手软,不管牵涉到谁、哪一级组织,都要依法处理,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

千万不要让上述类似的事蔓延,在打击“两违”活动中,我们要特别关注集体违法、违纪案件,不仅要处理,而且应该从快、从重处理,这样才能维护政府和法律的尊严,这样才能让百姓信服。

观点PK

“选婚”是一种心理病态

■ 余建国



日前,广州市上演了一场现代版“选婚”秀。据报道显示,参加选婚的男士资产不得低于5000万元,仅报名费就需18万。面对丰厚的物质诱惑,响应者如云,大约有超过5万名女性报名应征,大多为70后、80后,其中也不乏少数的90后和50后。

在古装影视剧中,曾见过有大家闺秀抛绣球择婿的,古代的帝王将相们也有选妃点妾一说,但“选婚”发生在科技文明发达的21世纪着实让人哑舌。

“选婚”模式同时下五花八门的选秀节目如出一辙,报名者需要通过层层选拔,主办方还在全国设分赛区——以方便不同地区的女性就近参选,考虑得真是周全!更为可笑的是,评委会还请来“风水大师”,没有“旺夫相”的应征者首轮就被淘汰出局——谁叫你没“旺夫相”,跟没钱人凑合过吧。

对于这样的“选婚”闹剧,笔者认为关键是一个“钱”字在作祟。有钱无罪,相亲也无罪,但打着“我有钱!谁嫁我?”的旗号就是在挑战民众的道德底线了。5000万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能是仰望,但对那些更有钱的人来说,这种做法也会遭到耻

笑。买彩票中了3亿元的那位是不是可以拉上5个兄弟一起来凑阵呢?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们照此岂不是要跑到别的星球去挑选老婆?

婚姻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。古代有指腹为婚、父母之命等封建思想强加的婚姻,是过去时代的悲哀,现代婚姻提倡自由恋爱,更应该珍惜大好时代,双方寻求共同的兴趣爱好,寻求两心相悦。此类“选婚”,笔者对结果表示怀疑。这既不是环球小姐选美,也不是超级女生选唱,更不是雇主选保姆,对于用钱“选”出来的妻子在日后生活中能有平等的地位可言吗?这样的生活能幸福吗?换言之,参选的女性大都是奔着5000万元来的,可人生瞬息万变,尤其在生意场上,谁都不能保证一帆风顺,倘若日后没落,那婚姻岂不是也要跟着破产?

顺便说一件可笑之事,一参加“选婚”的45岁富豪择偶要求为:比自己小20岁左右,黄蜂腰,蚂蚱肚。对这样的择偶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病态,这根本不是找妻子,是不折不扣地找“小三”!

画中有话



高招蛀虫

教育部门推出“加分”、“保送”、“自主招生”等改革措施,旨在“淡化一考定终身”的因素,更全面地检验考生素质。然而,

记者采访发现,这些措施实行过程中,由于操作程序不公开、不透明,出现了权力寻租及少数内部人徇私舞弊的问题。(苗芹画)